

超值全彩
白金版
29.80

最风流 醉唐诗

古墨◎著

人生那么短，相思那么长，
任时光流转，
诗韵和酒香依然芬芳。

诗酒风流赋华章

纵隔着千载光阴，那把酒邀月的身影，依然鲜明如生。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最风流 醉唐诗

古墨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风流 醉唐诗 / 古墨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

ISBN 978-7-5502-6719-0

I. ①最… II. ①古…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3778号

最风流 醉唐诗

著 者: 古 墨

责任编辑: 宋延涛

封面设计: 韩立强

责任校对: 李翠香

美术编辑: 张 诚

图片提供: www.quanjing.co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9千字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20印张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719-0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58815825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我国蕴藏极富的文学宝库中，要说流传广泛、深入人心的，就莫过于“唐之诗”“宋之词”了。

大唐二百八十九年，只是漫长历史中的星河一转，但是它所留下的余晖，却灿烂了整个中华文明。试想，如若不是千年之前，有雍容华贵如牡丹的大唐，那么这历史的画卷中会少了多少绚烂。如若大唐中没有那些光彩夺目的诗句，那么盛唐的繁华与晚唐的落寞，便只得在冰冷的历史中顾影自怜，无处安放。大唐像是一位绰约多姿的绝代佳人，而唐诗则是佳人蛾眉之下的盈盈眼波，只一颦一笑，便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在唐诗里，能遇到风流才子：“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将低回的情化成绵绵的诗行。能遇到多情的红颜：“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她们明知相思无益，却仍然强颜欢笑。还能遇到勇敢的将士，黄沙中凛冽的寒风，边境上冲锋的号角，金戈铁马下，有将军的忠烈，也有士兵的冤魂：“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还有那些绝尘的隐士：“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在繁华世界外，山水田园间，辟半亩地，扎两道篱，清茶淡酒，安守一颗无华的心……

一壶浊酒，千古心事，多少诗篇，如陈年美酒，似旷古佳酿。纵隔着千载光阴，那把酒邀月的身影，依然鲜明如生。那剑气、那月光，和着青春、诗歌与美酒，不断勾画着令人怀想的盛世大唐。

每一首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位过尽千帆的诗人。当故事走远了之后，心里的情感却天长地久，这也是我们为何一次又一次翻开泛着沉香的诗卷而丝毫没有厌倦的原因。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个被所有教科书尊为“清高狂客”的李白，实际上非常入世；他所有高调的隐居，其实都是荡平仕途坎坷的低调炒作。而在这份偏执的浪漫中，李白的形象才变得饱满、立体，他的故事才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再如我们所熟悉的武则天，她叛夫杀女囚子夺权，在所有流传的故事中，人们读到的都是一位女暴君的面目：凶残、乖戾、铁血、狐疑。可却很少有人知道，武媚娘曾经也是一位温柔缱绻的少女，辗转反侧，相思成灾：“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也许，在多情与绝情间，这样的女子本就该获得原谅。在耳熟能详的诗作中，找到些不为人所知、所觉、所察的另类解读，撷取片段，以此装点唐诗的天空。或许，这就是本书与别本的不同。

当然，流传了代代的唐诗，有太多的失佚与变迁，书中所引的诗文，我们本着择善而从的原则，尽量选择流传广泛、字义通顺的版本，其中如有争议与疏漏，还望海涵。





目录

上篇

风流

酒酿佳篇，诗贺大唐 / 2

高调隐居，实为低调炒作 / 7

张打油，另类诗风别样情 / 10

画壁与文身，唐诗的两道刺青 / 13

山贼草寇，劫钱劫色亦劫诗 / 16

妩媚

贤妻美妾，香闺大动春情 / 20

至尊红颜的忧伤与嚣张 / 23

大唐公主，出嫁未若出家 / 27

三郎许我，一生的荣华和凋零 / 30

上阳宫，深锁三千寂寞时光 / 33

浪漫

偶遇的刹那，生命正艳如桃花 / 38

天长地久是爱的守恒 / 41

相思，生命延长线上的爱情 / 44

情书见证苦乐与共的光阴 / 48

沧海皆圆月，巫山只晴空 / 52

雄浑

万里从军，保家便是为国 / 56

烽火狼烟点燃塞外豪情 / 60

战争的终点是和平 / 64

古道，热肠也柔肠 / 67

文人的意气与书生的骨气 / 70

激昂

怀古，目光与志向的交融 / 74

一草一木都关志士心声 / 78

行路难行，仍要行 / 82

盛世的尴尬是“理想” / 85

城池随风飘逝，山河依旧 / 89

冲天杀气，漫透长安 / 92

安详

情致淡方见，人生慢始长 / 96

我心深处即人间乐园 / 100

衣暖，菜香，邻里情长 / 104

无一片落叶不归根 / 107

度红尘，且修无尘心 / 110

温暖

掬一怀满满的乡愁 /114

君子之交如细水长流 /117

踏歌畅饮，送别也浪漫 /121

血浓于水而溶于水 /124

婚恋悟语，妩媚何妨清刚 /127

沧桑

韶华易逝，千古惆怅 /132

秋风入唐，不染浓愁 /136

光阴的切片，刹那的永恒 /139

黄昏，人生最后的绝响 /143

凄美

恨此生，相逢只能在梦中 /148

不平之人自有不平之声 /151

老去春光，可叹人生虚功名 /154

历史，可以翻案却无法重演 /157

无边黑夜，空盼圣贤君 /160

悲凉

和亲路上，骨肉离散的哀歌 /164

丧乱，令人痛失家园 /168

人生与历史的双重拐点 /171

天涯沦落，同含悲悯之心 /174

下篇

美人如诗

岁月是最美的金丝线：杜秋娘 /178

红诗笺上的绿孔雀：薛涛 /181

人世悲欢一梦，如何得作双成：鱼玄机 /185

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李季兰 /189

情至深处，恨亦动人

青楼薄幸也风流：杜牧 /194

爱是生命的倒刺：李贺 /197

曾有一个我爱我至绝命：李益 /201

爱到诗里结成愁：白居易 /205

相思顾念远

- 相见不如怀念：杜甫 /210
一纸檄文动山河：骆宾王 /213
断肠人在天涯：张祜 /217
扁舟一卷漂泊诗：王勃 /220
月伴还乡，叶落归根：张九龄 /223

岁月卷风流

- 洛红从来是心酸：刘希夷 /228
光阴绝笔，流年错：韦应物 /231
冷月空城伤秦淮：刘禹锡 /234
孤篇寂寞压全唐：张若虚 /237

春江月浮沉

- 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杜甫言 /242
忧与忧兮相积，欢与欢兮两忘：卢照邻 /246
心如流水近清源：李颀 /250
萧郎垂泪滴罗巾：崔郊 /256

山水满人怀

- 行歌坐钓，笔笔天外奇情：柳宗元 /260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陈子昂 /263
仕与隐的距离，用一生丈量：孟浩然 /267
锦瑟人生，无端四美：李商隐 /271
十年布衣，醉卧红尘：罗隐 /275

禅茶一味

- 以诗为命酒为魂：李白 /280
纵处是非地，心清如镜台：王维 /284
诗乐相逢听心声：韩愈 /288
一诗一味，茶品人生：皎然 /291

烈酒离歌

- 烈酒喝罢，离别亦豪情：岑参 /296
功名马上，闺阁深锁青春：王昌龄 /300
不是家书，是乡愁：张籍 /303
风雪夜归人：刘长卿 /306

◎ 上 篇 ◎

风流

诗歌、女人、酒，唯真潇洒自风流。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登台与谢幕，一切都浑然于天地，婉转自如。酒香洒在这块土地上，氤氲出五光十色的唐诗，装点着唐朝的天空。在这个诗香、酒香的大唐，人人都喝得一壶好酒，涂得满纸诗情。在这热闹的『人间天堂』，所有今天读到的片段文字，都是当年辉煌、闪烁的理想。





酒酿佳篇，诗贺大唐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是余光中先生在《寻李白》中的诗句，他将李白醉饮人生的潇洒、仗剑天涯的豪放，都浓缩在月光中。有人说，“青春、诗歌和酒”是李白诗篇中不断吟诵的主题，也是盛唐留给后世英姿勃发的倒影。于是，每每提起大唐，首先令人感受到的便是扑面的酒气。一杯清酒，让飞扬的青春更加浪漫；一杯烈酒，让灼热的胸怀更加激荡；英雄的壮烈、美人的惆怅，都化作清酒、美酒，陶醉了人心，也酿就了诗情。

而大唐，永远是一副醉醺醺的模样。不过，也因为这氤氲的酒气，才更显性情。杜甫说唐朝最能喝酒的有八个人，他们嗜酒如命，笑傲权贵，是人间潇洒名士的极品，也是“饮中八仙”。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投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杜甫《饮中八仙歌》

在这群醉八仙中，首先出场的是贺知章。杜甫说他喝醉酒后，骑着马就像坐船一样，摇摇晃晃。结果眼花缭乱的时候，失足落井，就在井底睡着了。汝阳王敢喝酒三斗再去朝拜天子，路遇卖酒的车垂涎三尺，恨不能把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相传，那个地方，泉水清澈，甘甜如酒，日夜喷涌而出，故曰“酒泉”。假如真有这样一个好地方，恐怕不仅汝阳王会跑去定居，估计唐朝半数以上的诗人都会乐于在那里把酒言欢，醉卧红尘。

接着，杜甫写了丞相酒量恢宏，如饮百川之水。风流名士崔宗之，酒后英俊潇洒，衣袂飘飘，宛如玉树临风。而苏晋虽然吃斋礼佛，但还是喜欢在“酒”中逃避“佛”的束缚，宁愿用长久的修行换短暂一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大概就是苏晋这类名流的理想吧。还有以“草圣”著称的张旭，他喝醉的时候，不会顾及王公显贵在场，会脱了帽子，奋笔疾书。笔走龙蛇，字迹如云卷云舒，潇洒自如。还有唐代著名布衣焦遂，五斗之后，便会高谈阔论，常常语惊四座。

当然，这八仙中，最著名的还是李白。

杜甫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每次酒喝多了的时候，诗也就特别多。写了诗，干脆就睡在酒家里，醒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喝。这还不算什么，连天子叫他的时候都不上船，还说“我是酒中的神仙”，言外之意，可以不听你的号令，其酣然醉态彰显了不畏权贵的个性；也让他浪漫、可爱、无拘无束的形象深入人心。

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诗借酒兴，酒壮诗情，常常让他的生活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光彩。所以关于李白喝酒的故事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龙巾拭吐，玉手调羹，力士脱靴”。说的是有一次李白喝多了，玄宗用手帕帮他擦嘴，杨玉环亲自为他调了解酒的汤汁，而高力士亲自为他脱靴子。这种级别的待遇，恐怕翻遍大唐历史，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享受到。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让李白诚惶诚恐。相反，他依旧我行我素，“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活脱脱一副酒鬼的样子。普通人说喝酒是讲究心情的，或者是因为某个节日来庆祝，而李白则全然不是。



他寂寞的时候，要喝酒，“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哪怕只有月亮和自己的影子，也要喝个“歌徘徊，舞凌乱”，自赏自鉴，滋味浓郁香甜。高朋满座之时，他也要喝酒，还呼吁大家举杯同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李白《将进酒》节选

他说滚滚黄河之水，从天而降，人生苦短，青丝染雪，很快就两鬓斑白。所以人生得意、快乐的时候，一定要开怀畅饮，不要停杯问月，空留遗憾在心间。千金散尽，总会失而复得；但青春年华如水奔流，必须要好好珍惜。所以，喝酒要喝上三百杯，才能解忧怀，抒愁绪，让生命挥洒自如，有声有色。在这首诗的最后，他将“万古愁绪”化为一杯浓香烈酒，饮之思之，酣畅淋漓。这就是李白，无论寂寞与开怀，都以酒入心，用酒神的自由、奔放浇铸了多彩的诗篇。

然而，唐朝的气度和酒量，似乎在李白之外，还有许多的佐证。那些诗名和酒名一样盛名的人们，都对酒充满了感情。

“子酌我复饮，子饮我还歌。”

王建《泛水曲》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罗隐《自遣》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王翰《凉州词》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韩愈《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

得意人生，要诗酒壮怀，化作满腔舒豪，尽情地泼洒。失意之时，也可以自斟自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行。唐代的诗篇都是在酒坛子中泡开的，阳光之下，挥发出阵阵酒气。然而，酒气越重的人似乎越是风流、快活之人。就如魏晋贤士们，常常于竹林深处抚琴吟诗，饮名酒，然后散步于乡野田间，自由快乐。喝了酒，阮籍可以连月大醉不醒，躲避世俗的烦恼；李白连天子传唤也敢抗旨不遵。所谓“酒壮英雄胆”，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酒中乾坤，一半是真睡，一半是装昏。“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醉眼看人生，常常更能看到人间百态，亦真亦假，如梦如幻，云里雾里，才能在这虚境之中找到些生活真实的感受，释放出难得一见的激情。所以，白居易说：“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因为喝酒所以引发了诗情，从日中到日落，酒一直在喝，诗也一直在作。酒需要借诗来“发狂”，诗得了酒气而愈发沉香。

一壶浊酒，千古心事，多少诗篇，如陈年美酒，似旷古佳酿。那剑气、那月光，和着青春、诗歌与美酒，不断勾画着令人怀想的盛世大唐。

没有观众，
没有掌声，
没有登台与谢幕，
一切都浑然于天地，
婉转自如。



高调隐居，实为低调炒作

中国古人的生活非常有趣，不管什么事，都要有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规范。三纲五常，天地人伦，衣食住行，都要有秩序和等级。比如，从古代墙瓦颜色就可以看出地位的高下，灰墙灰瓦多为普通百姓的住宅，而红墙金瓦却是皇权的最高象征；甚至连宅门上的门钉多少，都是区分王侯将相等级的一个标志。最有意思的是，不但平常生活有各种规定，连本来应该秘而不宣的隐居都能分出不同的层次。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是传统文人对隐居的定义，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理想。“看破红尘惊破胆，吃尽人情寒透心。”能够超脱红尘羁绊，忘怀得失，淡看花开花落，笑对云卷云舒，的确需要心灵的清修。而如何修炼正是对隐者的区分。有才能的人参透红尘，远离人群，在深山野林间躲避尘世的烦恼，但这只是小隐；更厉害的是中隐之人，他们不单纯依赖世外桃源的宁静，而是选择在鱼龙混杂的市井之地修炼。世事繁华，唯我清静无为，这才是中隐的境界；最厉害的要数大隐。大隐就要隐在热闹喧哗、卧虎藏龙的朝廷，一腔救国救民的情怀，却丝毫不为名利所动，权倾朝野同样泰然处之。这才是真的隐士，在古人看来，唯有胸怀天下又虚怀若谷的人，才是隐者中顶尖的人物。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白居易《中隐》节选

白居易说大隐在朝堂，小隐在山林。可是尘外寂寞又荒凉，朝廷又过分喧嚣，不如就在做官的当中隐居，差不多有个三品的闲职，不闲不忙、优雅从容。能够在富贵荣华和疲于奔命中找到一份稳定的惬意，在大小隐逸的夹缝间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与所在，才是中隐的至高境界。

本来，隐居应该是很低调的一件事，应该如北宋林逋一样，梅妻鹤子，从此不再踏入仕途半步。但唐朝的隐居似乎与其他朝代不同。首先是隐居的目的不纯，唐代人隐居并不是为了像陶渊明那样从此摆脱功名利禄的烦恼。相反，隐居常常是通往仕途的捷径。唐代卢藏用在终南山隐居，结果人们都口耳相传，说终南山住着一个很厉害的人。于是，名声越来越响，后来被皇上知道了，就召进宫里做官去了。也由此流传下一个成语“终南捷径”。但实际上，假如真的想隐居的话，不管是朝廷许给什么样的官职，都会拒绝的。而朝廷一请便出山者，很明显并不是真正喜欢隐居的人。也因为这并不纯正的目的，唐代诗人隐居的另一特征就浮现出来了，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高调。

莫砺锋曾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李白一生隐居过很多山，足迹遍布东南西北。陕西的终南山，河南的嵩山，山东的徂徕山，江西的庐山都曾是李白隐居的地方。隐居本来是件安安静静修炼身心的事情，为什么要天南地北地来回折腾呢？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隐居，而是在于隐居背后带来的关注。”

所以，李白在每个地方隐居的时间都很短，隐了一阵马上换到另一座山，大有“唯恐天下不知”的感觉。等到玄宗终于下诏请他入京为官的时候，他立刻放弃了隐居生活，兴高采烈地跑去当官了，而且还写了一首很昂扬的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写作此诗的时候，李白已经四十二岁，但是以他的率真，丝毫没有“人到中年万事休”的伤感，反而因为即将入京而变得异常兴奋。烹鸡、酌酒，儿女欢笑，高歌痛饮，

扬鞭策马，还怕自己到得不够早。然后想起了朱买臣不得志的时候，他的老婆因嫌弃他贫贱，弃他而去。结果后来汉武帝赏识朱买臣，封他做了会稽太守。言外之意，那些曾经轻视李白的人都和会稽愚妇一样。没想到吧，李白我今天也要辞别家乡入长安了。

最后两句写得尤其酣畅淋漓，多少踌躇满志的人听后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似乎是李白一生最喜悦的时刻，舒豪、旷达，志得意满又溢于言表！他终于可以结束天南地北的隐居生活，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了。虽然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此时的李白高兴得太早，玄宗召他入京并不是要委以重任。李白，在当年不过是太平盛世的一个点缀。但如果从白居易《中隐》的角度看，李白的出仕还是不错的结局；既落得清闲自在，又可以游刃于官与野之间，实在是隐居中成功的典型。

不管结局怎样，李白的高调隐居和卢藏一样，都吸引了皇帝的注意，是一次成功的自我炒作行为。虽然历史上隐居的文人很多，自魏晋以来，就有许多文人前仆后继地走在归园田居的路上。参透了人间烦恼，看透了世间悲凉，能够了生死，出轮回，跳出红尘之外，的确是一桩幸事。但这其中，避战乱，躲暴政，又何尝不是另有苦衷。

而李白、卢藏等人，生于太平盛世，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摩拳擦掌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时候，他们却偏偏跑去隐居，这不正是自我炒作的行为吗？也许，他们的炒作并不高明，但却令人十分感动。不管是求官还是求财，他们的独辟蹊径和标新立异，不过是想成为唐朝耀眼的明星。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过，假如皇帝永远注意不到他们，自己的隐居岂不是自毁前程！历史上，恐怕只有盛唐诗人，才能对生活抱着如此天真而又浪漫的幻想，并敢于拿青春和未来大胆地赌上一场！

